明月渐升楼上，浪花逐走轻帆。行舟过客太匆忙，唯见水缺江畔。

来往应须看惯，是非了作寻常。古今多少事荒唐，都付笑谈虚妄。

——曲寄《西江月》

  话说有文龙先生，居湘水泮，年二十有余，生得英姿俊俏，玉树临风，依理说这男儿之躯，当怀为国戍边之志，或为官作宰之心，然此辈却无有这般见识，竟衷于寻文君薛涛之淑女，惜那春花秋月之风景，端的一副风流人品，教人是褒贬难说，若说他不争气，却又落笔成赋，弄拈出了数百诗文，若说他争气，作起文章来尽是些卿卿我我之词，朝朝暮暮之语。说怪也怪，就是这风流模样，却不曾沉醉春风，干那拈花惹草的勾当，平生只好读文章，嗜于搜集野史遗篇，每得之也欲记之于心。

  却说一日，文龙先生闲而无事，想弄些特别的书来瞅瞅，以免去这无聊乏味之苦，乃询其父曰，“家中有什么杂书轶志否？”其父倒也没太上心，随口答曰，“余幼时曾看过些乱遭文章，乃汝曾祖说书所用，其中故事倒是真的有趣，然那等无关学堂之知识，祖父禁而不许见。”文龙对曰，“可失否？”曰，“这倒不晓，然尔曾祖甚爱之，道是倾有毕生之精力，常藏之，我等虽嫡传子孙，却也鲜有闻，终不知是何等秘密”，父嘻嘻笑然，道，“毕竟是些说书用的，能有什么好看的，不看也罢，不看也罢”，文龙先生默而不复语。

  诸位客官有所不知，说到这文龙先生之曾祖，虽是个平民百姓，却又非凡物可拟，其生于前朝末世，也是一乡闻名之秀才。奈何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生于大清破亡之际，满口之乎者也，风骚文章，倒还遭人戏说排挤，人道是不知西洋之民主科学，维护封建。几十年读出来的一肚子墨水，今世却也不能登科及第，赚个一官半职，好光耀门楣，换作是他人，当是要含恨终身，满腹牢骚说与千万人听，毕竟古来读书人，哪个不想金榜提名，出人头地。唯他却不一般，没有一言半语恨那孙先生废科举，改官制，反倒是快活起来，在那人来人往之处，搭一间庐舍，摆一张方桌，沏一壶香茶，若是有客官歇脚，他就摇起扇子，镇木一拍，说一段传奇演义，客官若是高兴，赏几个铜子，若是不高兴，他便说说笑笑，让你高兴，每天快活得很。数十年一日，只图个畅快，儿孙也不管他，说是只要他老人家乐意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死时竟也什么都没留下，光剩下几本破唱本，临终还千嘱咐万嘱咐，子孙传下去，不能扔了，留与有缘人。

   话又说回来，其父不说还好，一说竟勾起了文龙先生心中好奇，久久不忘那曾祖之遗本，益念益奇之，接连好几天做梦都想看看那到底写的是些什么玩意儿。乃询祖母叔祖父等，闻及遗本之事，却皆匆匆否之，不作细说。

文龙乃倒也机灵，既是死者临终所托，当以死者为大，不能否了逝者遗志，定是藏在家中某处，乃询其老房角落，砖巧而空灵者，必掏之以看究竟，更别说废旧积堆，当时翻了个底朝天，终未果。一日夜，其阴潜至祠堂，四处察之，就连惊见地板青砖有未封之痕迹，乃撬之，却见中空空然如暗室，有木梯往下去，文龙乃遁入之，其下乌漆墨黑，不只什么情况，于是划了根火柴，里面竟宽敞得很，桌椅灯柜无不俱全，文龙先生乃上前又划了根火柴，这灯竟是上等的西洋台灯，于是按了一下开关，说来无不惊奇，电灯闪了两下，一会儿全亮了，把这暗室照的如白昼。灯下这桌椅也很奇怪，平整如漆过，应该有好些年了，竟没有枯腐的迹象，文龙先生仔细查看一番，“乌金丝楠？”“不会吧？一整套乌金丝楠！这该抵多少钱啊？”文龙先生惊叹不已，却见桌上摆有一檀木箱，锁是古铜啮蟾锁，倒也老化了，身上铜绿碰了碰就稀稀落落掉下来，文龙先生用手搓了搓，不料锁竟然开了，乃翻出这口木箱，却见其中俨然摆有一方东坡端砚，文龙先生端起来瞅了瞅，其下有印曰，“苏东坡印”，“呀，竟是一方东坡砚，这可是绝世珍品啊！”，文龙先生叹到，旁边有竹简几卷，紫金色丝带缠之，竹块呈色黄白，点有黑斑数，看去已有多少年头，却毫无蠹虫所啮之缺。乃解开紫金丝带，启之，只见中卷有青毫，折扇等，文龙先生又启开其他数卷，只见其中夹有书本几册，竟是古宣本。

书名清晰，毫无渍色，题曰《西江月》，看去倒也不懂是何，乃开卷阅之，只见开篇书得一首好曲儿，如记其人，又如劝人，如是：

  月貌花容，冰肌玉骨，终究色损香销。半生干戚，霜染一身袍。东海求得灵药，奇巧费、不过徒劳。机关尽，阊闾锦缎，也就一丘高。

   是非君莫问，死生老小，哪个能逃。且惜取，三杯两盏一凹。年少不堪辜负，春光短、世事如潮。她应好，扇席跃鲤，花落对吟箫。——曲寄《满庭芳》

   唱罢竟不知是实是虚，是真是假，再往下页，都是长文，好似说书人之笔记，小说然然，道是:

话说楚地西南有山，高百仞，曰“紫霞山”，朝夕有紫烟缭绕，日隐则起，日现则消，不晓缘由 ，山上有亭翼然临于崖上，曰“护山亭”，亭座下有石基，其上有楚篆书曰”楚庄王二年始造”。依山有栈道缠绕，曰“飞云栈”，上则延至山顶，下则接山下，栈边常有白云飞逸，人若行于栈中，如在云中走。相传亭中常有白蟒出没，蟒长约七丈有余，径有两尺，通体如雪之白，怪是此蟒温血，不嗜人，但今人未曾眼见，听长者云，世代传闻，紫霞山居白蟒，性善，亲仁，与人和，尝闻有人失足落于崖者，为之所救，问其年岁，倒不知何年生长，易无史可考，唯亭中有古诗，似是言之，曰“

维山有亭，白灵居之。乐只斯民，琼珍生于兹。

维山有亭，白灵栖之。乐只斯民，琼珍蕃于兹。

维山有亭，白灵歇之。乐只斯民，琼珍荒于兹。”

视之，果有篆字如是。按谱似是《国风》之韵，想至今日——光绪十年，已有两千余年之久，人皆愕然！

  山下有村，以其座山下，村口可望亭，故名“延亭村”。一日夜里，村中有民曰杨岳者，下山时失足掉下山崖，此地高四百余丈，可谓是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渡愁攀缘”，杨岳一声长啸，吓得昏睡过去，生死不测，忽有大钩，通体雪白，满是鳞甲，一把勾住他，不时，往山路送去，刚至山道，大钩便遁如山林去了，杨岳惊恐不已，吓得直往家里跑去，入家将此事道与妻子，便昏晕过去，三日方醒。且说杨岳，字凌嵩，乃村中一常人，世隶耕，倒也不像是胡编乱诹之人，村人闻之，咸来问讯，杨岳具言其山中之所遇，时人皆惊叹，正是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一老者从人中走出来，问曰，“你所言之如雪大钩，莫不是传闻中的白蟒乎？”，众人一想，如若真如那杨岳所言，定是那传说中的白蟒，有道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过半月之间，“白蟒救人”一事便天下传来，世人竞相赶来，皆为目睹白蟒真容，于是这八百亩紫霞山便无端成了观光游览之地。

不料这延亭村的村长一时迷惑了心窍，招呼几个村中年轻力壮之人，拦路设槛，扬言是，“山为我紫霞山，栈是我飞云栈，要看那山中景，且把银子留下来”。价定三十大洋，毕竟是千年难得一遇之事，这头一日的来客竟有数千之余，熙熙攘攘然，弄得这紫霞山上人声鼎沸，车马喧腾，护山亭也折了些漆瓦。

  时间持续了数日，一切还如那么平静，依旧是游人白天来，傍晚走，然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，且说那日晚上，杨大岳夜中难寐，于是便踱步于庭中，辗转徘徊，只见月色忽然变成血红色，眼前一闪，杨岳便昏睡过去了。

  梦见自己身处护山亭，柱有白蟒缠绕其上，蟒曰，“我救了你，你却毁我亭树，扰我安宁，我将摄你魂魄，吸你精神”，于是张开血盆大口，杨大惊醒，汗已湿透了衣裳，“原来是场梦，虚惊一场”，杨大擦了擦汗，突然，只见床前墙上大书八字“三日而秋，七日而洪”，杨大不解其意，立刻奔走相告于村人，怎料无人能解，于是也就没放在心上。于是每天照常还是人来人往 。

  就这样，又过了一天，有外来生者，衣着金绣腾麟青布雕纹袍，头顶着缘斗红扶印花檀木帽。鼻上架着个缘瞳篆花金边西洋镜，嘴上留着两撮八字胡须，看起来应是个大官，驾着一匹青色缀黄散尾骢，还有两个侍卫跟随。只见侍从唤之张总督。且说这张总督，一声吆喝，唤来村长带路，往山上去了，来到护山亭，只见那张总督临亭而眺，见紫霞山云烟飘缈，松樟葱翠，便油然起兴，“

千里舟车为亭来，

不知山色楚天开。

凡间何处天上景，

愿洒千金作仙宅。”

于是叫人备上两千铜铸，说要买下这快地，移亭建宅，不料这村长是个贪财之辈，浑然不忆当日训，一心只为钱财。满口就答应了。村里有个风水师叫刘清云，倒是个有心人，私下看了看风水，不绝惊恐，卦中有得暗语：

自受禹命蟠荆楚，护得一方愚民。驱魔除怪可通灵。口衔腾蛟璧，身御化龙鳞。

千载龙蛇有异性，修为化了轩亭。一山草木有神明。暂教远来客，莫作起宅心。

于是立马跑去张总督的住处，告之卦相，曰，“护山亭无是家宅地，紫霞山不宜远方人。”张总督不信，倒言之妖言蛊惑，坏他良愿，竟一枪毙了他。

第二天辰时，日照当头，张总督带着工匠便往山亭去，杨大即在其列，来到护山亭，只见山上树草浓郁，苍翠欲滴，这时村长媚言道“这奠基的第一锄还是总督来”，张总督哈哈笑到“好，说得好，我来”，于是挽起衣袖，举锄一挥，将那石碑挖裂了，霎时，天云密布，山上刮起了凉风，草木凋谢，落叶飘零，在场的人都又惊讶而又害怕。张总督也心神难宁，这时，村长又有言了，“总督果然神力，一锄落而天下秋”，围人和道“好神力，好……”杨大忆起了三天前墙上的字，“三日而秋，七日而洪”，觉大事不妙，欲告之，又念到刘青云之死，便想保身而退作罢，于是假言家中有事，匆匆赶回家去，不时天上雷鸣电闪，巳时果骤雨至，说也怪，下了山便无雨淋了，杨大回头一看，唯紫霞山径内暴风骤雨，甚是奇怪。杨大回到家中，便洗个澡儿，突然杨大感觉房屋摇晃得狠，不时便有洪音传来，如山崩一般，震耳欲聋。杨大立刻走出家门，一看便怔住了，那紫霞山的西南角竟在大雨冲刷下发生了山崩，形成了一块高九十丈的峭壁，杨大立马召集村里人迎山跑去，展开救援工作。走近一看，山崩之地竟形成了一个深潭，有水从壁岩流出，入潭而往东溪流去。潭中有折柱露于水面，隐然可见三字——”葬龙潭”，护山亭或已埋水底下，张总督一行更是尸骨无存。只见那峭壁上有大幅龙纹，还有几行诗，曰，“

白蟒绕朱轩，千岁救人难。

银尾钩落魄，雪鳞兆丰年。

灵光驱鬼怪，古乐娱乡亲。

日月朝夕变，春秋晦朔更。

人蟒心益切，虫兽义有深。

谁知今世易，转首忘故情。

冷血人为财，荷锄毁树亭。

天公知有怨，落雨伴雷鸣。

秋风凋落叶，崩山百姓前。

多谢后世人，莫报德以怨。”

同行之人莫不讶然，怕撞了什么煞气，匆匆跑回家去，欲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